

中国名家散文精选系列

从维熙

散文

从维熙◎著

精选集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中国名家散文精选系列

从维熙

散文

从维熙◎著

精选集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维熙散文精选集/从维熙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0228-750-1

I. 从… II. 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6414 号

从维熙散文精选集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作 者:从维熙

责任编辑:陈黎明

封面设计:红十月工作室

内文排版:亿辰时代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 nwp. cn

本社英文网址:www. newworld-press. 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 bta. net. 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 com. 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北京德富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0×1092 1/16

印 张:16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750-1

定 价:29.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辑 大地描魂十一章

漓江情韵	(3)
男儿山	(7)
女儿河	(10)
山的图腾	(13)
倾听黄河	(17)
漫步“原子城”	(21)
走笔“秦坑儒谷”	(25)
贵妃之谜	(30)
面对“兵马俑”	(34)
深圳语丝	(37)
千年一叹读韩愈	(42)

第二辑 感悟人生十四吟

听秋	(49)
独饮	(53)
底层情缘	(57)
年夜春歌	(61)
南窗风景	(64)
花儿也有痴醉时	(67)
布谷夜啼	(70)

雨天,有一只白鸽.....	(73)
城市“突围”.....	(77)
十月的怀念.....	(80)
上海往事.....	(84)
长安遗梦.....	(87)
雄鸡一唱天下白.....	(92)
雨中四季.....	(95)

第三辑 昨夜潮声九忆

人与马的历史咏叹.....	(107)
萤火之光.....	(126)
忆中国“吉普赛”人王臻.....	(138)
殇.....	(147)
醉斗.....	(151)
生死劫.....	(159)
挖火者.....	(168)
元大都寻梦录.....	(179)
芦花白头最相思.....	(184)

第四辑 海峡说梦三题

流泪的蟹爪兰.....	(193)
阿里山看云.....	(196)
酒醉台北.....	(200)

第五辑 远行者的背影六帧

蒲柳雨凄凄.....	(207)
------------	-------

春雨潇潇送叶楠	(221)
荷香深处祭文魂	(225)
“巴金星”的光辉	(233)
在胡适故乡	(240)
萧红故园读萧红	(245)

第一辑 大地情思 第一章

第一辑 大地描魂十一章



漓江情韵

雨霏霏，雾茫茫。雨雾好像是漓江头上的纱巾，一直笼罩在它美丽的面颊之上，与它形影不离。是不是因为朦胧是另一种美丽诱惑之故，我不顾旅途的疲劳，走出江边的公寓，进入了朦胧的山水之中。中国古代就留下“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佳句，但烟雨漓江是呼唤不出来的羞女，始终深藏在它的纱巾里。因而，那江里的渔舟，江里的游船，以及江边的垂钓者，都成了朦胧诗里的一个个逗点，在雨雾漓江的诗章中，挑逗着你手中的笔，把大自然中的绝美编织成篇。

我漫步来到江边，想撩开雨雾的盖头，看一看它的娇美。我很快发现那是一个幻想，就是借来济公活佛的芭蕉扇，也无法让漓江的雨雾消散，使山水变得清晰可读。自笑天真之际，只好向朦胧诗中的一个黑色标点走去，我希望把它们看得真切一些；如果灵感显圣，还真有可能把它串连成一首雨雾漓江图的绝美诗文呢！我先向最近的一个标点走去，它圆圆的像是标点中的句号，我推断那是一把伞，伞下坐着的该是江边的一个垂钓者，正在等待鱼儿咬噬鱼饵呢！等我走近了，才知道我只猜对了一半，那圆圆的东西确实是一把雨伞，但伞下空无一人。这是谁丢在这儿的？难道它的主人到哪儿解手方便去了？待我转身要离去时，伞下忽然有稚嫩的童音对我问候：“你好——你好——”我顿时愣在那儿了：这是谁在问候？又是问候谁？我定睛看了看我的四周，没有一个人影，还没容我醒过闷来，那细嫩的童声又飞了出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哎呀！他在背诵韩愈描写桂林山水诗中的佳句，这伞下一定藏着一个顽童在和我这个初到漓江的人开玩笑哩！于是我弓下身腰，仔细地寻觅与我开玩笑的伞下顽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把伞下哪有什么顽童，是鸟笼里的一只伏在横杆上的鹦鹉，在江边上与我逗趣。

我忍不住失声笑了起来。虽然我不是现代的福尔摩斯，但凭着我的智力，还是推断得出来：这一定是谁豢养的一只宠物，那把伞放在这儿为

这只鹦鹉遮雨,说明主人离这儿不可能太远。但是我等待了一支烟的工夫,还是不见主人归来,索性蹲下身子,仔细端详起这只鹦鹉来了。这是一只绿羽红冠、长着弯弯嘴巴的鸟儿,见到我俯视它的时候又对我来了一句欢迎词:“要知漓江美,请你登木舟。”在文学领域里,我是讨厌鹦鹉学舌的,因为那是艺术的重复;更为失态者,成了某种功利传声筒。但是面对这只漓江鹦鹉,我则一反常态地久久与它凝视,进而我猜想它的主人,一定是个十分风趣的摇船人;不然的话,学舌的鹦鹉何以会出口成章呢?

完全是出于好奇,我点燃了第二支烟,在吞云吐雾中等待它主人的出现。终于在漓江朦胧诗中,又出现了一个标点——那是一个破折号,顺着江心渐渐向江边移动过来。我从木桨击水的声音中悟出:那破折号是一只小舟。这一刻,我的智商似乎复活了:这叶木舟上的摇桨人,一定是这只神奇鹦鹉的主人;这只鹦鹉,是它的主人有意安排在这儿,以鹦鹉的语言来吸引游客的。妙——这个超人的奇思妙想,等于给这首朦胧诗,又增添了一个惊叹号!

果然,一叶木舟从雨雾中现身。一个低沉苍劲的男低音传入我的耳鼓:“你是过江,还是想游漓江?上船来吧!”

我已痴醉,就是没有他的邀请,我也会登上这条木船的。这不仅因为雨雾中的漓江之美,还有动物中的飞禽能出口成章,吸引我想见一见这位摇船的人。由于我登船之心过于急切,一脚险些踩进鱼舱之中。这时我才发现这不是一只载客的游船,而是一只渔舟,船舱里没有陈设座位,只有渔人的网和欢蹦乱跳的活鱼。那摇船人自白说:“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无人游江时,我这只船在这儿打鱼;有人过江了,我的船充当摆渡;当然也有愿意乘小船游江的,我便载客游江。”说着,他拉开一块雨布,拉出来一把矮矮的木椅子让我坐下。这一瞬间他离我最近,我才看清木船主人的脸:他的脸清癯瘦削,让我想起了《西游记》中的孙猴子。之后我又发现他的身条和那张脸一样瘦削,特别让我吃了一惊的是,他长着一只永远感到“路不平”的跛脚——他是个一走一歪的残疾人。我的兴致顿时跌落了下来。他却不知我心态上的变化,依然兴致勃勃地对

我说：“看你这身行头，不像是本地的过江人。你想去哪儿看景？不要看我的船小，它可以从漓江摇到桃花江，先生如果有远游的野兴，我还可以送你到阳朔，那儿有一条洋人街，是中国的一绝。”

我摇摇头，告诉他昨天我已经乘坐游艇，去过那些景区了。

“那么，你登船的意思是……”他不解地望着我。

我本想告诉他我是出于好奇，想看看撑船人的。不知为什么，嘴上却说出另一番话来：“随便你吧，沿江漂流而下，看看你撒网打鱼也行。”

“我还是头一次碰上你这样的游客。”他说，“没有准确的去处，怎么定出船票的价钱？”

我说：“我相信你是个诚实人，不会宰游客的。”

“何以见得？”他笑了起来，“说来听听！”

“你敢把鹦鹉放在江边，不怕人顺手牵羊地拿走，说明你有大肚弥勒佛的大度和善良；这样的人，必然也会受到别人信任。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说，“该怎么比喻才到位呢，你这条旧的木船，怕是顶不上那只鹦鹉的价格。要是有人把鹦鹉偷走，你不是太亏了吗？”

他听明白我的来意后，大声地笑了起来。那朗朗的笑声，惊飞了江边的水鸟，像是标点中的一串黑色省略号，消失在漓江茫茫的雨雾深处。至此，我不想再和他兜圈子了，言明是鹦鹉为媒，引我和他来相见的。在我看来，漓江风景天下无二，但已然让千古文人写滥了，我来船上，只是想看一看调教鹦鹉读诗的摇船人。仅此而已。

他的笑声从高空跌落了下来，瞬间变得肃穆无声，历经了片刻的等待，他才对我说起他的故事：他自幼是个残疾，生下来父母就把他抛到江边，是一对在江上摆船的夫妇，把他抱回家里养大成人的。待收养他成人的两个老人先后走了，他不甘心靠吃“社会低保”打发日子，便接过这船这桨，开始了摇船生活。有一天，他到鸟市去买捕鱼鱼鹰，合适的鱼鹰没有买到，却买回来只有一条腿的鹦鹉。据鸟市上卖鸟的人说，它所以只能“金鸡独立”式地站在笼子里，是当初捕捉它的时候伤及了它的腿。他忽然想到那鸟儿与他的命运近似，便把它买了下来。从此，这只鸟儿与他朝夕相伴了。

“那韩愈赞美漓江的诗，是你教它的？”我问。

“不是。桂林人都会背诵这两句诗，它听多了，就会学舌了。”

“那么请客人登船的两句话呢？”

“两个瘸子之间，心灵相通，我一点拨它也就会了。”说这话时，他似乎十分开心，因而又爽朗地笑了起来。

轮到我沉默无言了。此时，一艘豪华的游轮，从江心疾驶而过，由于雨雾浓浓，游轮的船头亮起了灯光。昨天我是乘这样的游轮，远行阳朔的，船票价格二百四十多元。我不知这个腿部残疾的摇船人和他那少了一条腿的鸟，在雨雾漓江上苦心经营一天，能有多少收入。我想问问他，但嘴唇像被贴了封条一般，怎么也没能开口。我不愿再耽误这个摇船人的宝贵时间，顺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递到他的手里；为了防止他拒收，我说明天我来坐船。这是先交上定金。之后，我匆匆下船，走进雨雾茫茫的江滩。

我走近鹦鹉笼子，低声告诉它：“明天他回北京了——你学一遍。”哪知这只鹦鹉，并不学说陌生人的语言，我只好向摇船人言明我明天的归程。他从船上跳了下来，急切地对我喊道：“不可以——不可以——老先生，我身残志可没残……”我匆匆离开江滩船，隐身在漓江的雨雾之中。待我回到江边公寓，脱掉湿淋淋的衣服，站到玻璃的窗子前，希望能再看一眼那只木船的影子。不仅那船那伞不再是朦胧诗中的标点，连天水相连的漓江也变得若有若无了——漓江下起了滂沱大雨。

呵！阴柔情致的漓江和充满阳刚的人，编织成了漓江一首美丽的人文诗章……

男儿山

——张家界意象之一

昔日曾经读过多少篇描写张家界文章了。可能是出于笔者的孤陋寡闻，似乎没有读到过对这片奇山，感悟出的奇想文字。

文学是幻觉孕生的婴儿，如果死了联想，就如同一只飞鸟，被折断了彩翼。一尊雕塑再美，也难以如生灵那般；山水的描述文字，不同于摄像机器，只是能拍摄下它的形影，而更为重要的，怕是要赋予它内在的生命象征。

前年秋深，与一些友人共游了张家界的全部景观。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友人们各抒自我的独特感受时，我说：中国的名山大川不计其数，各有各的性格。黄山以其秀而驰名天下；华山以其险而使游者折服；五台、九华、普陀、峨嵋以其禅佛之静，而陶冶来客之心境……唯张家界以其山势之挺拔伟岸，一根根石柱似要刺破天穹之戟，而使游客心旷神怡之余，感到人在戳天石柱之林面前的渺小和卑微。

张家界着实是一座奇山。面对它的第一个直觉，使我想起了位于美国西南部的红石山。红石山与张家界群峰都是“仙人掌”况的峰峦组合，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红石山的每一块石头都是红色的；而位于湘西的张家界，更贴近山体自然的青灰色。但是它们的共同特色，就是山峦的组合多由拔地而起的石柱连接而成。说得更为原始一点，它颇有远古“生殖崇拜”的图腾形象。因而在我的眼里，张家界的山具有男性阳刚之美，这在全国所有景观中，是独一无二的。我真不知道，亿万年前当地壳运动时，在天崩地裂、地火

岩浆形成造山的霎间，那些赤热的浆液，何以会凝聚成冲天的火柱而不塌落，致使它成为后世的山中之奇。

当我们在天子山缆车爬向它的最高峰时，俯身从缆车中下望，可见一座座高耸的岩柱，像是列队的武士，从眼下排队而过。这一瞬间，我首先想起来那些西安的兵马俑；仿佛那是威严秦时猛士，只把壳体留在了西安，而这里才是他们的灵肉。更加使人感到奇伟的是，在柱石光秃秃的头顶上，居然还能长出体态弯曲的松柏来，这真算是造物主的一大奇功。那形象颇有点现代化战争中，那些身着迷彩服的大兵，头冠上盘戴着绿色伪饰。

因而张家界之美，可以归属于男子汉家族。那些戳天石柱，还让人联想到《斯巴达克斯》里的古罗马角斗场，它们赤裸着身躯，显示着女性永远也没有的男性神力。当我们从缆车上下来，站在它的脚下，再一次自下而上地仰望它的时候，似乎找到了人类的远祖“亚当”和神话中的“太阳神”；使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男人，都能在这面镜子之前，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身躯，是否也站得那么笔直。当然，那些游客中梦幻情恋的“夏娃”后代，更可以在这儿受到爱情的启迪——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嗲声嗲气的奶油小生越来越多，铁打的男子汉越来越少；那么你就到这儿来寻梦算是来着了——这儿尽多彪悍的男性模特的标本。

看过了张家界，我似乎明白了一点：湖南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铮铮硬汉。毛泽东从湖南横空出世，演绎出一场震惊世界中国革命。贺龙最早闹革命的地方，就在湘西山区，他在这山间驿路骑马夜行时，由于征程匆匆，竟然不知坐在他身后马背上的女儿捷生（贺捷生），从马背上坠马滚落草丛。直到解放后，贺龙主持西南军区工作时，他才派人来湘西寻找他的这位宝贝千金。望着这一座座男儿山，我还想到了在庐山为民请命——敢于直言大跃进后百姓疾苦的彭大将军，他一生宁折不弯，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还有一个埋骨于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他亦出生在湖南，在“两个凡是”的迷雾笼罩全国时，敢于率先提出为全国错划成右派——五十五万落难的知识

分子平反的，就是这个身材瘦小、心境崇高的伟人。他们堪称是在这些大山的灵肉和形影。

这些留名于青史的一代伟岸雄才，使我对那些冲天石柱顿生敬意，因为正是这些堂堂的铁血男儿，给后来人留下一面自视的明镜，那些蝇营苟苟活在这人世间男人，面对这面明镜当汗颜到无地自容！

我爱张家界。

我更爱这些如剑似戟直戳天宇的山峦。

2000年5月

女儿河

——张家界意象之二

张家界景区猛洞河的名儿，起的太男性化了一点。问及放舟人，才知这是古代湘西少数民族，为了表示自己的生存力量，而留下的姓名。

从王村（因在此地拍了电影《芙蓉镇》，又名芙蓉镇）登船顺河而下，两岸山峦叠翠，碧水飘渺无垠——我不知她从哪儿来，又流到哪儿去。放舟人告诉我，此时天气太凉了，不然的话可以从河的源头，坐皮筏一直飘流下来，飘到十分遥远的地方。至于那遥远的地方，是个什么地名，因为放舟人说的是湘西地方土语，我听了好一会儿，也没能听清那个名字。

对我来说，那地名并不重要，只要有这条河就行了。昨晚，去了苗寨，看苗家女儿在篝火旁婆娑起舞，有一个苗家女儿，把一只定情的彩色绣球，误掷在我的身上，引起了苗寨的一片笑声。文友们说了些什么调侃的话，我都没有听见；但是我看见了那苗家女儿笑弯了腰时，披散在我眼前黑丝般亮丽的头发——那是时尚中任何美发的广告模特以及任何美发用品，也无法仿制出来的黑发——并被那美丽的黑发惊呆了。

放舟于这条河上，我忽然明白了，只有与这样清纯的水为伍的人，才能长出那样美丽的乌黑的头发；只有喝这样大自然乳汁的女儿，才能有出水芙蓉般的洁白肤色。这是久居城市的女儿们，用什么进口的化妆品，也无法达到的清纯。人与水——水与人，在我的面前交融为一个谐和的画面时，我觉得此时此刻，这叶偏舟正行驶在一条女儿河中。

河面上非常安静，静得能听到霏雨飘落到水中的声音。对面有一只小舟摇过来了，那是一只渔舟，舟上有一个圆拱形的竹篷。一

个头上包着布巾的男人摇着橹，一个看上去也就有四五岁的小小男孩（大概是他的儿子），似乎是怕他的爸爸独自一人摇橹太累，也站在那个男人身边，用他的两只小手，与他的爸爸一起摇呀摇呀——最为赏心悦目的是，那只小舟的尖尖上，端坐着一只狗，它一动不动地目视前方，把我们这只与它擦身而过的小舟视若乌有；而渔舟竹篷篷外，一个长着墨染般黑发的女人（估计是渔人的妻子），偏坐在舟弦上，正在往她的头发上扎系着什么发卡之类的东西。

好一幅田园诗情的画面！它使我这个久居城市的人，顿时感到生活的斑驳与苍白。我忙取下相机，想留下这女儿河中的一个纯净的镜头；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刚刚打开相机，那只小舟已经匆匆而过；它与我们告别的太快了，使我在霎间的忙乱之后，丢失了的不仅仅是一首诗，而且孕生了再难相逢的感伤和失落。我目送它到很远很远，直到消失在烟雨迷茫之中……

女儿河！

女儿河！

我之所以赠给你这个名字，因为你的形象充满了女性的阴柔。你没有浪，你没有声，像是一个东方的娴静的女孩，十分安静地躺在大山的怀抱中，做着青春的梦幻。你很幸福，因为张家界的山，相貌都是挺拔伟岸的阳刚男儿；《易经》中天人合一与阴阳合一的昭示，在你这儿得到了最完美的统一。我已久久不知鸳鸯为何物了，在这儿我又见到了这些情鸟，它们在河心中戏水，时而向东，时而向西，时而靠近我们这叶雨中之舟，时而又游到河的深处。我数了数，一共八只，这四对情侣，让烟雨凄迷的女儿河，多了一幅城市人永远也无法观赏到的静物写生，使我们在那份恬静中乐不思蜀。

在河中放舟大约有三个小时的光景，女儿河似乎洗去了我们城市人脸上的烟尘，当我们正沉醉在大自然洗礼的时刻，忽然听到河的远处，有人高声放歌——那不是歌，是湘西男子汉粗犷的号子声声：

“呜——哎——”